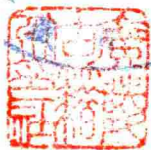


六典通考



六集通考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奄寺考

歷代奄寺

高宗卽位藍珪康履俱恃舊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履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凌忽諸將或踞坐洗足立諸將於左右俄遷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從行者惟履等五人及幸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鳥爲樂比至杭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邪傅幕客王世修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

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樞筦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鬚者皆殺之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傅等官以安之傅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時希孟曰中官爲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卽腰斬之梟其首畱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斬之傅等誅召珪等還中書舍人季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燄益張中外切齒不報

宋史有與履同姓者名滿爲內

侍省押班亦親信用事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被劾請與內侍陳永錫受其金力爲營救言官劾之同時馮益幹辦皇城司恃舊恩驕恣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前隸臺察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爲追寢前詔內殿舊有騏驎院官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趙鼎等皆患之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俊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官加罰先是僞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爲王貴妃季女帝遣益驗視益爲所詐遂以真告事覺益坐送昭州編管初帝將卽位元祐太后遣邵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久之帝思成章忠直

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於帝曰邵九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於洪州金人聞其名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遣之金帛而去當紹興間張去爲與秦檜王繼先俱用事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相懼去爲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侍御史杜莘老乞斬去爲以作士氣先是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爲致仕孝宗乾道中甘昇親信用事時曾觀以使弼領京祠王抃以知閤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爲人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

市賄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察其姦抵罪籍其資淳熙中
陳源頗有寵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言內侍不當干
軍政遂罷源恃恩顓恣本宮書史徐彥通者爲源掌家事不
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廝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
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宮使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後
謫建州居住籍其貲嘉王卽位王德謙爲內侍省押班驕恣
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駕鐙籠自奉爲人求官職巨
萬泄其事者禍立至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謹德謙求爲節
度使先薦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使草麻宗旦先備
草引天寶同光爲比參政何澹不肯署宰相京鏜復以爲言
命遂寢韓侂冑與德謙爭用事德謙屢以計勝侂冑擠之詔

與外祠尋臨安尹劾其賊濫僭擬臺諫復言其姦詭德謙遂坐廢斥以死初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汝愚遣戚里韓侂冑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奏太皇太后未獲命而侂冑退與闕禮遇禮知其事卽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狀太后悟命禮傳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嘉王遂卽皇帝位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免推恩皆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成章與禮云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董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不報言者論宋臣不置帝曲爲諭解庇之祕書少監湯漢上封事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燄薰灼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凶渠以致大禍中外

惶惑切齒而陛下爲之辨明大臣爲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命疏人不省

論曰宋祖懲唐季之禍制待宦者最嚴及太宗用王繼恩平李順言者稍附會其功欲遂裂土疏爵帝雖抑而不許而朋黨徇私之漸已成焉眞宗好道家言篤信妖書之祥巧佞邪辟因緣干進是以周懷政倒持大柄乘倦勤之期圖肘腋之變事雖無成而其用心與輔國季述無以異宋之宗社岌岌乎殆哉仁宗恭儉小心最號誼主而廢嫡立庶之謀姦相倡導於外幸奄蠱惑於中其爲盛德之累者多矣神宗以專閫之寄委任李憲橫挑強敵大啟邊隙至於童貫梁師成卒釀靖康播越之

禍考宋世中官爲害始於景德天禧而極於崇甯政宣之際自括田令行東西二京之人朝夕惴惴不保生業是以金虜大舉深入循河而北望風響應豈不以小人貪取無厭而結怨於民心者素深哉南渡區區僅延一綫而珪履去爲之徒憑穴城社威燄赫濯雖其後或誅或竄而康邸昵其舊寵猶未能秉義以割恩也邵成章貞志誼行感通朔夷宸聽不聰竟以譖廢終宋一代祇此一人迹其所蹈殆小雅巷伯之倫乎

遼睿知皇后南征所獲十歲以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聞爲豎王繼恩在焉通書及遼語聖宗親政遷內庫都提點繼恩不喜權利市書至萬卷每宋使來聘繼恩多

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統和中趙安仁爲黃門令開泰八年
與李勝哥謀奔南爲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
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靜仁德皇后威權旣重安仁懼禍復
謀亡歸仁德欲誅之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今
爲思親而亡亦孝子用心赦之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
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
門衛大將軍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曰汝負萬死我
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爲離間我母子耶安仁無以答

金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掌掖庭宮闈之事
天德三年王光道爲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
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官不可用然唐莊宗委張承業

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皆出民
力當糾察姦弊自是宦者始與政而梁琬委任尤重丞相張
浚曲意事之與均禮海陵欲伐宋琬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
海陵大喜及南征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
劉貴妃用之海陵至和州聞琬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琬曰聞
汝與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邪又
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可疑必與琬同謀皆命執於軍
中海陵遇弒二人爲亂軍所殺章宗時梁道勸帝納李妃後
宮宣哀時有宋珪潘守恆珪名乞奴爲內侍殿頭宣宗嘗以
元夕欲觀鐙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諄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
京作鐙戲何看耶宣宗杖之二十旣而悔之哀宗放鵠後苑

鶴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鶴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索之不與予之直乃得哀宗聞欲送其人付有司乞奴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爲變殺從官三百餘人珪陰與奉御謀誅官奴并其黨皆殺之蔡城破哀宗自縊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皆從死守恆知書規益甚多哀宗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恆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咨嗟久之

元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當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子孫而宦官不得竊政於其間世祖平江南

故宋小黃門李邦甯入見因給事內廷見親任武宗立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甯辭曰臣奄腐餘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臣不敢奉詔帝大悅大安閣有故篋帝問邦甯此何篋也對曰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示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甯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宜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帝稱善卽日備法駕宿齋宮命邦甯爲大禮使仁宗卽位賜邦甯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勅邦甯致祭殿戶方

闕忽大風起殿廡燭盡滅邦甯慚悔累日初仁宗爲皇太弟
邦甯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
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仁宗卽位左右咸請誅
之仁宗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甯開府
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保布哈

原作朴不花

高麗人事順帝

皇后奇氏得幸帝在位久后謀禪位皇太子而使布哈喻意
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旣而太平罷去獨吹斯戩爲丞相時
帝益厭政布哈乘閒用事與吹斯戩爲表裏四方警起將臣
功狀皆抑而不聞氣燄薰灼內外百官趣附者十九御史陳
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又上皇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
今不芟除後必不利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布哈

驕恣無上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眾人所共知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得志未有不爲國家禍者望早賜奏聞投之四夷以快眾心帝大怒國鳳祖仁等皆左遷時魯達實執其事頗力皇太子與后惡而譖之帝以魯達實母舅故封爲雍王遣歸國復以布哈爲集賢院大學士崇正院使魯達實至大同畱博囉特穆爾軍中吹斯戡保布哈患之遂誣博囉特穆爾與魯達實謀不軌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博囉特穆爾怒不奉詔朝廷畏其彊詔數二人壅蔽之罪屏吹斯戡於嶺北竄保布哈於甘肅然皆畱京城不行未幾博囉特穆爾遣其將以兵向闕言必得吹斯戡保布哈兵乃退帝不得已執兩人畱

之保布哈遂爲所殺

明初置內使御用二監令丞洪武六年置紀事司以宦者張
翊爲司正專糾內官失儀及不法者末年頒祖訓定爲十二
監曰神宮尙寶孝陵神宮尙膳尙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
綬直殿都知司二曰鐘鼓惜薪局庫九曰兵仗局內織染局
針工局巾帽局司苑局酒醋麵局內承運庫司鑄庫內府供
用庫又置銀作局各立使副領之太祖嘗謂侍臣曰朕觀周
禮奄寺不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
毋令過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用爲耳目則耳目
蔽用爲心腹則心腹病馭之當使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
檢束有功則驕恣故定制內侍毋許識字不得兼外臣文武